

盤
洲
文
集

盤洲文集卷第二十九

賦二

銘九

贊二

偈一

雜文六

銀條魚賦

茲銀條之小魚寔羣遊於深水聞雙目之如漆體潔
白其無比絕肺腸與鱗腮信清瑩之堪美盈一掬之
十百唯銖兩而已矣昔季鷹乘秋波之月明浮扁舟
以半醉簇銀絲於金盤曾不聞於用爾子陵當春瀨
之濤澄垂長竿以香餌偉巨鬣以登來爾不聞於一
至既不足以上嚴公之釣又不足以蘧張子之味唯

醢斮之是宜乃概驚之所弃我聞北溟之鷗其身大
乎千里又聞東海之鯨吞長舟於寸晷彼何為而若
斯爾何為而至是信天賦之差殊知人才之亦爾

惡蠅賦

伊蟲族之至微獨飛蠅為可惡閔類至之惡聲扇朋
來之弱羽方炎晝以鑠金擁火輪而停馭汗夾體其
漿流邈清風之遐舉就枕簟之清涼庶少逃於烈暑
汝於此時迺縱黨類或撲面以緣髯或循肱而集股
扇屢拂以復來曉欲交而忽寤徒困頓以神疲寧周
公之可遇此庫狄伏連所以杖扣閭人使無得暫入

於庭戶者也。又若疥癩始生瘡瘍見苦，纔流潰以未
乾，正痛癢之小愈。汝於此時羣來，莫禦俱逐，臭以尋
腥，爭穿裳而入袴，吮膏血以自肥。叢肌膚而交玄，徒
手倦於驅除，終無繇而得去。此三思所以拔三尺之
利鋒，髮衝冠而震怒者也。彼令節與佳期正，鼎來於
親，故窮水陸之珍奇，列果肴兮脩脯。染指方嘗，張頤
未哺。汝於此時往來旁午，或沉溺於壺觴，或循環於
匕箸，致嘉客之惡嫌，委杯盤而不顧，咸失色以輟食。
豈玉山之可仆此？所以舉扇而力揮訝其來
之何遽者也。至於器皿盛漿餅，罌作酒，倘防守之不

嚴或蓋藏之少露汝於此時引朋名侶悉投隙以尋
香竊羶芬而為蠹纔旋踵以踰時已孳生之無數既
醜類之滿盈致所藏之臭腐此歐陽公所以切齒而
疾憎遂援毫而成賦者也以至變亂黑白恣為點汙
無異讒人蒙惑明主毀正譽邪肆其疾妬排根燕公鐫
詆裴度拔仙客於河湟冥延齡於省部有如漢室之
恭顯有如唐朝之林甫此戎子駒支所以辨晉國之
責辭賦周詩而借諭者也悲矣夫汝軀雖小汝害實
巨汝量易足汝多難拒胡為營々欲何之以取嫉貽
憎於率普我聞周公翊贊文武驅猛獸入深山躋蒸

於安堵設官屬以成書垂後王之儀矩射鳥張庭
氏之弓除蟲擊壺涿之鼓或掌覆夫或職熏蠹雖蛙
鼃之聒人亦洒灰而不恕何於汝而獨遺豈眇未而
不數寧分職之有虧抑編傳之脫誤我思古人必不
汝棄嗚呼若鳳鳥之儀庭與麒麟之郊舞常曠古以
不來亘千齡而莫睹惟汝物之可憎乃羣飛而類聚
信端士之間生嗟士人之塞路惟屈指於秋來鼓西
風於寰宇縱汝類之夥多終飄零於何處

書架銘

朝而出賓窠櫛退于室簿書桎不有綰帙孰起裝懷

之疾

書板銘

孰圓非規孰方非矩木從繩匠可斧羗先生兮會稽
楮嬪然來兮累三五孰能使之鵷其行而鴻布有典
則兮我作古君子檢身兮視茲度

王君所居三銘

愚軒

山鳥可移我志不輟佛鳥可為我禪不滅用智靈心
巧不如拙

癡室

自癡莫知人癡孰治平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文癡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文
癡而超超

龍興寺鍾銘

大雲龍興古招提鍾豐弗考歲屢移雲門九世守日
師縱史檀越歡喜隨鳧氏範金侈弁宜六時警發聲
法槌大地震動人天知劍輪息苦刀山隳功德無邊
不思議紹興作 癸配支青牛御辰帝乘離顯允方
叔護法時

徐彥立琴銘

嗑息者鹿鹿踵息者神之谷有人焉妙乎吐納而託
諸可弦之本籟遠則韻林流長則源深幽々而愔々
是之謂不窮之音

李宜仲見見堂銘

見乎小而不見乎大見乎外而不見乎內彼以為明
我以為晦孰升此堂不求甚解

潛玉亭銘

郊石山在荆門之右百步泉發其麓南北異派相傳
其南出玉其北出珠故李衛公詩云明璣難秘彩美

玉詎潛珍介泉有第亭風浸日漏胡牀不可設因為
更張題以新榜荆山蓋結綠所產卞氏抱玉巖又在
臺內則山之有玉較然著明矣崇寧年巨蚌夜遊於
北泉光彩四燭獨南泉能潛珍不露也銘曰

玩西麓之甘泉匯津津之寒碧紛觸石以噴珠非纖
微之點滴湛清而莫澤無龜魚與蝦蛭閑朝昏之

罟岳神龍蟠而典澤行百里以成川飲一鍾而宜稷
峯青嶂於中天以英瑤為山骨寧瞭然以求沽不願
為夫環玦意抱璞而深潛懼獻者之遭刑彼卞子其
大愚不如葵之有智苟博識之背馳曷不懷寶而逝

三自粥以見珍抑償其滅趾信哉茲山之靈請埋
光而鏹采長借潤於泉源惠我民於億載

寫真自贊

智不智愚不愚自見其臞而或以為腴外之臞人可
以模中之腴果何如雖然剛而柔而不大則非
吾徒

龍興寺日師為方廣州寫真求為之贊

魁然其容充然其中不形喜愠惟桐廬方公清幽客
散牘去其按坐維摩床念珠一串以善鑄凶昔盜今
農雖使千佛出世所以化人則同

報庵十六尊者偈

紹興丙子閏十月癸亥孤洪某等為先公尚書作十六尊者相稽首說偈

我等痛貫心歸命諸尊者願以大利益作我罔極報
弃猫文

洪子適武林館黃氏逆旅屏燭未頃羣鼠縱橫厥聲萬狀及旦乃止主人有猫而不能捕因為文以弃之
天賦羣物兮介毛鱗翼人所字養兮資其有益若馬
可以馳驅若牛可以墾殖犬有弭盜之功鷄有鳴晨
之德鵠之傳書鷹之摯摯凡若此者故所以居人居

而食人食彼鳬鵝無所施其勞是以供人之烹炙惟
茲猫焉捕鼠為職熱則肆乎溫涼寒或登于寢席魚
肉膏粱飲充其臆

逆旅曷其多鼠乘夜伺昏羣

遊類聚方切々以穿墉俄累々而循戶騰踐綢褥反
覆器具或齧我衣或食我黍鬪暴且呼縱橫黨與余
欲投而忌器余欲射而弩撫几之不能畏揮杖之
不能去黜將謂主人有永某氏之風故使惡物得以
集其羣侶因熱寢以終宵恣微蟲之旁午旦召主人
歷諏其故主人告余有猫四五飼養彌年孱不能捕
余謂主人來吾語汝汝豈不見夫國家之設官乎寵

以高位昇以厚祿相圖治於朝端將折衝於邊服外
臺澄案於列城守令撫柔於萌俗負辭藻者躋翰墨
之選厲威槩者列彈劾之屬善心計則司貨財冠柱
後則尸刑獄凡厥庶僚各庀其局一有曠廢旋跼屏
逐人尚如然況於微畜胡為汝猫乃蒙含育彼既不
能咋喉而使之跡絕又不能遊堂而使之安穴猶乞
食以求餐敢張頤而伸舌非罷懦之弗堪殆尸素而
饕餮今汝櫬無全衣室無全器以穿屋為常以盜肉
為易致陰類之公行耳汝猫之獲戾曷不投遠地而
迎善捕者代之則將殺鼠如丘而庶幾安枕卧矣主

人曰唯

竹奴文

洪子以畏日虐晝几案如爐乃下竹榻寘庭之隅設
蘄簟與筠枕將寢暑於湏臾卧既久以不寐汗如漿
而浹膚揮圓簪以腕脫咀堅冰而口呿榻枕簟之三
子俄趨進以來俱同辭而言曰走之鼻祖宅于渭墟
有地千畝富埒侯租釣月海者僖英主而赴風雲
之會龍躍葛陂者委功名富貴而高蹈天衢逮後來
之孫稚遂枝分而派居走家寒而族冷無紹介之吹
噓顧以涼德而猥叨親近誓將盡節以逵夫臺輿今

君流汗四洽氣鬱不舒走等烏敢緘舉類之口而不
告君以良圖走族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熱中形狀魁
梧儻受君之親倚可來爽氣之虛徐君誠召而用之
彰鄙言之非諛洪子曰俞吾方思之已遣長鬚三子
方是而竹氏至于洪子曰來竹氏汝以斧斤成質遇
熱見須凭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鵲巢之德采蘋之
賦曷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既以重誣汝輒披
襟於汝安乎夫金炯有清之鑒而疏徹侯之爵毛
穎以翰墨之勳而擢中書之科汝非有功有德可與
二君子為徒今黜汝之僭稱而謂汝以竹奴盍安名

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無沮作以缺望遂銜冤歸憾
於吾竹奴皇恐稽首而進曰抑何言與妾久懼駕下
而負乘將乞骸以財書辱開陳而是正庸迫陋以鐫
愚雖不敏而自忻得斯名之不虛敢矢言以懷怨甘
受屏弃之責而不辭

戒蛇文

丁巳漆月夜未一鼓冰輪湛然遡青霄而上洪子步
影戶外聞有物叢草間其聲漸逼少駐而視則蛇也
余驚悸流汗趨避它徑蛇知人之既遠乃奮怒軒屈
齧噬草木而去既歸因以志之天產凶醜形軀不具